三國志旁證

閩長樂梁章鉅撰

關公傳

關公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

王棠知新錄云關公字長生改字雲長當時有范長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一百三十歲豈關公先字長生因同范而改耶　馮景關侯祖墓碑記云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磚碎之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

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没廬墓三年
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
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畧如
此　按此事創奇他無經證此記亦僅見宋犖筠廊隨筆中
祇可存備異聞且公向有子與嗣爵明見傳中而此記祇載
平不載興亦不能無疑也　大清會典雍正三年議准關帝
廟後殿三代封號中奉光昭公左奉裕昌公右奉成忠公亦
並無主名

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

按世俗桃園結義之事卽本此語而演之

注　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吕布於下邳關某啓公布使秦宜祿
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

潘眉曰華陽國志關啟公妻無子下城乞納秦宜祿妻啟公下有妻無子三字較明晳又案獻帝春秋時宜祿已娶漢宗室女矣

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殿本考證云軍字疑衍

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公爲漢壽亭侯

趙翼曰先主卽位時勸進表中有列名漢壽亭侯關某者卽此時所表封也漢壽本地名後人有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亭者是以洪容齋隨筆力辨其非吳靑壇讀書質疑稱漢壽縣在犍爲史稱費禕被害於漢壽是也然靑壇亦尚未詳考按漢壽縣本有二一費禕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

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漢壽者曹操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書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卽此地三國吳志有潘璿武陵漢壽人晉書有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壽明甚而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關某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尤關公所封漢壽在武陵之明證惟壽亭上少一漢字蓋傳寫脫也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明會典亦止稱壽亭侯宋牧仲筠廊偶筆記　大內有壽亭侯印又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怪白於官乃送荆門玉泉寺關祠中亦見司馬知白所作關侯印記則知世俗之訛公本號已久矣

公君父也某兄弟耳遂白之

注 杭世駿曰宋書庾炳之傳云何尙之曰臣思張遼之言關某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

注 臣松之以爲曹公知某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

唐庚曰某爲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某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某必欲立效以報曹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則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能成某之忠不私其力於已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公印號爲之支黨

侯康曰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云關公蕩搖邊鄙虔劉民人而洪水播溢汜沒樊城平源十及外瀆潛通猛將驍騎載沉載浮於是不逞作慝羣兇鼎沸或保城而叛或卒衆負旌自卽敵門中人以下並生異心

又南郡太守麋芳將軍傅士仁屯公安

陳浩曰楊戲輔臣贊注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是士仁卽其姓名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王鳴盛曰吳志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

斬公及子平於臨沮注獲公及子平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云元至正十二年五月關王廟碑無撰

昔人姓名文稱王甍於章鄉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淸明鄉人相率上塚如祭掃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垣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廟曰昭貺卽侯子平也俗呼爲三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月二十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者遠近輻輳焉案王之生日不見於傳紀碑所據者荆楚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爲王生辰矣　閻若璩潛邱劄記云世傳五月十三日爲關公生辰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爲四戊午則不可不辨公死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元人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生於戊午僅四十有二耳其不合者一也戊午乃靈帝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其不合者二也古人始生

止記年月日而不及時卽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生東漢間而傳其爲戊午時於千載下者乎其不合者三也　黃恩彤曰方關公之斬龐德虜于禁也曹仁幾遁操欲遷都避之陸渾民孫狼等遙受印號自許以南望風景附史稱其威震華夏此破竹之勢千載一時也乃蜀之君臣但喜其勝不虞其敗權以陸遜屯漳口呂蒙用奇兵而蜀不防操以徐晃爲將軍將殷署等十二營之兵以救樊城而蜀不聞遣一將增一旅以援關公致使徐晃掎之於前呂陸躡之於後首尾狼狽勢遂不支豈非坐失事機也哉厥後武侯北征屢出祁山功卒不就則以荆州既失宛洛路梗不克別遣一軍兩道並進以分敵之勢而張我之氣也以武侯之才措置荆州乃不能如其隆中之初計又非千載下所敢臆

度者矣

注 權欲活公以敵劉曹

杭世駿曰江表傳云孫權使朱儁往喻關公令降公乃作像人於城上而潛遁

追謚公曰壯繆侯

按壯繆並非美謚不知當時何以取此今 殿本改爲忠義二字遵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諭旨也今敬錄

諭旨云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于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曾降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

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欽此　前明程敏政曰三國志云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功德蓋世蔣琬費褘亦見謚至是關張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皆得追謚時論以爲榮按繆穆古通用若秦穆魯穆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以爲惡謚如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爲榮矣考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穆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今皆通

注
蜀記曰公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
按呂蒙蒙字下爲豕嚙足則龔後之兆也
又公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
按公好左氏史有明文而世俗卽依此演爲公志在春秋近人作公廟楹聯者必以春秋爲美談此正如因史傳言恩若兄弟而演爲桃園結義雖名流詩文猶不免焉而不知其非事實也　黃爽曰關公祖石磐父道遠並公三世皆述春秋奇甚　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然無徵不可信也　按此亦由解州守祖墓碑記而衍之究應傳疑
張飛傳　張飛字益德
按飛字益德甚明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周瑜傳注引吳錄及楊戲傳張益德贊並同李商隱詩益德冤魂終報主亦是一

證錢大昕金石文跋尾續有金永安四年重修蜀先主廟碑
亦是益德惟吳琯本華陽國志及近刻水經注世說並作翼
德蓋以翼與飛生義皆妄人所爲也

少與關公俱事先主關年長數歲飛兄事之

按此亦足爲俗傳兄弟之一證　潘眉曰近世星家書推關
公以四戊午生桓侯以四癸亥生此無稽之言考先主起兵
在鄉里合徒衆關張往從之時獻帝初平元年若關戊午生
是年十三歲張止八歲至初平三年關張爲別部司馬是年
關十五歲張十歲如星家言是桓侯以八歲從軍十歲爲別
部司馬也殆不足據關僅長張數歲張非癸亥關亦必非戊
午初平三年先主已三十二歲關張與先主年當相若耳
錢大昕曰關張二人史不載其卒年志於蜀臣書年者自諸

葛亮龎統法正馬超而外勳德如蔣琬董允費禕武畧如關
張黃忠趙雲皆不書年許靖譙周年踰七十於敘事偶及之
初不闗義例也

封新亭侯

古今刀劒錄云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爲一
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彊所殺彊將此刀入吳

進軍宕渠蒙頭盪石

潘眉曰蒙當爲濛宕渠山東北有八濛山即古濛頭也　沈
欽韓曰輿地紀勝八濛山在渠州流江縣東北七里起伏八
處有水環之不匝者一里常有烟霧濛其上故名即張飛破
張郃處又名勝志碑目有流江縣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卒
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蓋侯所親書也

巴土獲安
林暢園師曰巴土不安則漢中不可得漢中不得則蜀中不
固巴土安桓侯破郃之功也漢中下則剛侯斬淵之效也
進封西鄉侯策曰
漢書地理志云涿郡西鄉侯國在今涿州西北二十里張侯
故涿郡人以本土寵之也　潘眉曰涿郡前漢有西鄉後漢
省此有西鄉者蜀漢時復置　錢大昭曰史於諸葛亮張飛
馬超許靖並載文策餘俱不載
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
沈欽韓曰保甯府閬中縣城南二里有嘉陵江至重慶府合
州合渠江涪江至府城北東南入岷江此云順流者謂嘉陵
江也

馬超傳 右扶風茂陵人也

錢大昕曰兩漢書例惟官名稱左右若稱人籍貫但云馮翊扶風而已此傳云右扶風茂陵人及法正傳右扶風郿人右字皆當省 潘眉曰張旣傳馮翊高陵人無左字蘇則傳扶風武功人無右字考後漢書劉焉傳注引蜀志法正傳無右字則章懷所見者古本也此右字係後人妄增耳

注 其父字子碩

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騰父名平

又 署爲軍行事典領部衆

殿本考證云軍行事元本作軍從事

又 十五年徵爲衛尉

侯康曰五當作三通鑑考異云張旣傳曹公將征荆州令旣

說騰入朝葢三字誤爲五耳

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

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引江表傳云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製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祖尋知之曰幾爲狡虜所欺

阜敘起於鹵城

漢書地理志安定縣鹵縣後漢廢

注其小婦弟种留三輔

後注引典畧曰超庶妻董則种當姓董也

因爲前都亭侯

錢大昕曰前字疑衍先主傳亦稱都亭侯　按上已云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此或當作因前爲都亭侯也

進封漦鄉侯

潘眉曰史記周本紀郃徐廣曰今漦鄉在扶風郿扶風茂陵

人故封漦鄉侯

黃忠傳　字漢升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字漢叔

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

水經沔水注云沔陽東山上有西樂城城側有谷謂之容裘

谷容裘溪水注之水左有故城憑山即嶺四面阻絕昔先主

遣黃忠據之以拒曹公　杭世駿曰古今刀劍錄云黃忠從

先主定南郡得一赤刀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

刃數百

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

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

按時關爲前將軍馬爲左將軍張爲右將軍令以忠爲後將軍故云同列費詩傳云遣詩拜關爲前將軍關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授詩解之乃受拜則關公之意忠武已料之審矣　又按今俗動稱黃忠爲老將而史言其名望不高且於先主爲漢中王之次年遽卒則其年亦必尙未老也

趙雲傳　雲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

爲字誤同先主傳

注　善雲來附

殿本考證云善元本作喜

又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

何焯曰本傳先主爲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騎別傳謂就袁紹雲見於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違反不可信者也

注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

按孫夫人事此凡三見

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

顧祖禹曰重慶府巴縣有江州城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是外水即岷江也對涪內水故曰外

注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池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又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

何焯曰雲之駮分賜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待武臣駮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絕其僭之義爲之

又雲兵隨忠取米　又曹公揚兵大山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兵上多一遣字　山一本作出

又此時沔陽長張翼

錢大昕曰沔陽當作江陽

注雲別傳曰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何焯曰諸葛公賞罰嚴明雲猶貶號其下安得有濫賜此亦恐非事實也

關張爲世虎臣關報効曹公張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

王鳴盛曰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王室耳若其策馬刺顏良於萬衆之中公之所以爲國士者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以釋嚴顏一事當之　趙翼曰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本傳者袁紹遣顏良攻劉延關公望見良麾蓋卽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首還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以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共決死二公之勇見於傳記者止此而當其時無有不震其威名者魏

程昱曰劉備有英名關張皆萬人敵（魏志昱傳）劉奕勸曹操乘取漢中之勢進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關張勇冠三軍而爲將則不可犯矣（魏志奕傳）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志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吳志瑜傳）此吳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晉劉遐每擊賊陷堅摧鋒冀方比之關張（晉書遐傳）苻秦遣秦頁殊使於張元靚誇其本國將帥有王飛鄧羌者關張之流萬人之敵禿髮傉檀求人材於宋敞敞曰梁崧趙昌武同飛某李庠膂力過人趙厥器之曰李元序一時之關張也（皆晉書載記）宋檀道濟有勇力時以比關張（宋書道濟傳）齊垣歷生拳勇獨出時人以比關張（齊書文惠太子傳）楊大眼驍果世以爲關張弗之過也（魏書大眼傳）崔延伯討莫折念生旣勝蕭寶寅曰崔公古之關張也

魏書延伯傳陳吳明北伐高齊有西域人矢無虛發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摩訶即出陣擲銑殺之陳書摩訶傳以上皆見於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三終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龐統傳 潁州司馬徽淸雅有知人鑒注司馬德操爲水鏡

殿本考證云水鏡毛本作冰鏡

又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魏黃門吏部郎早卒

盧明楷曰後漢書注作德公子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子字不然幾疑德公爲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卽爲子字之誤 按後漢書逸民傳注亦引襄陽記山民作山人蓋唐刻避諱也小姊一本作小妹見梁玉繩瞥記

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四引荆州先德傳云周瑜領南郡以

龐士元名亞州里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注 駑牛一日行三百里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三十里

注 樹頰胲

潘眉曰說文胲足大指毛此云頰胲非許君義東方朔傳齿

齒牙樹頰胲師古曰頰肉曰胲音改以意解之耳一切經音

義胲胡買反䏶䑋解也無上依經云頂骨無額此額字近之

注 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

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

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唐庚曰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告之如此夫寬勝急仁勝

暴忠勝譎然操强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莫稗也

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非謂寬仁忠不能

勝急暴譎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

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唐庚曰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

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則

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

漢中是歲關公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

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若有物奪之

者明年後主踐阼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

年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年四十五超四十七良

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關俱事先主關年長數

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

皆以高才早逝而譙周獨年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按士元死於雒縣城下而小說家演爲落鳳坡之事前明廣輿志已誤收之王士禎詩集中亦有落鳳坡弔龐士元之題皆非正史所有也

統子宏字巨師

潘眉曰王象之涪州碑目有漢涪陵太守龐肱闕其文云肱龐士元子也則宏當依碑作肱

法正傳

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

毛本將下脫征字今 殿本已改正

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

殿本考證云宋本懦下有弱字

日月相遷

明監本相遷作相選誤今　殿本已改正

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

潘眉曰考郡國志資中德陽皆漢舊縣惟無平縣即平州也

宋志謂晉太康元年以野民歸化立平州者非蓋漢建安中

巴西郡已有平州

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

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正爲之

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

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

按孫夫人事此凡四見　林暢園師曰以孫夫人之橫而但

任趙雲法正二人便足以制之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注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毁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唐庚曰秦昭王以范睢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曰報恩復讐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家郭進爲西山巡檢民訴進掠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耶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道孔明之於法正亦是此意孫盛所見者小矣

必爲人所教也

華陽國志云操曰吾收奸雄畧盡獨不得正耳

注將計畧未展 又非測實之常言也

殿本考證云將元本作特常宋本作當

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又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

陳景雲曰評後有注先主大怒不肯退云云無書名此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至陽平時事當移在此條之下裴氏以葛相有孝直若在之歎故引此事爲證見正智術有餘能回人主之意耳今誤移於評後並脫所引書名皆傳錄之失也

許靖傳 汝南平輿人

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汝甯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

典論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

許貢前至於手足相加

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

後漢書悉作祕　錢大昭曰西漢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曰常侍曹曰二千石曹曰民曹曰客曹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非吏部也至曹魏時始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蔡質漢儀云世祖改常侍曹爲吏曹亦非吏部是獻帝時尚未有吏部尚書此疑傳寫有誤又曰傳以悉爲漢陽人而董卓傳注引英雄記以悉爲武威人亦未知孰是也

吳郡都尉許貢

孫策傳作吳郡太守許貢

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

殿本考證云宋本惻怛作惻隱

並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畧盡復將扶侍

何焯曰自當作洎侍當作持並從册府元龜改

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

李龍官曰謀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顚沛無保身之哲也　何焯曰袁術僭盜策爲其部曲文休避地未可厚非又文休雖曰羈客然名滿八區誠畏爲袁氏僞命所污當時誰能預料伯符絕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鼎立哉卽於季玉非有君臣之分慕仰宗傑希欲歸命亦與臨難邀利殊科論者原其本末可也

知聖主允明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允作光

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

何焯曰此張津卽是袁紹使說何進誅宦官者故云志匡王室

注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

殿本考證云肆宜作肄

南陽宋仲子

潘眉曰注中言儒者宋忠卽宋仲子也

注有連蜀之意

何校蜀改屬

與陳郡袁煥

袁煥卽袁耀卿本傳作渙字

注遇閏受終於文祖之言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遇作愚

又然後綬帶委質

何焯曰綬帶册府元龜作緩帶

又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

李清植曰本傳靖於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靖不及見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没而朗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是一時事

又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

殿本考證云直字疑誤何校改旨

又爲主擇居安

潘眉曰此句多居字一本作爲主擇居皆因上文有爲身擇居而誤耳

糜竺傳 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注可分五縣爲嬴郡

五縣嬴傅奉高梁甫鉅平也　錢大昕曰蓋分太山所置竺

既去官郡亦旋廢故晉志不及之

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又幹翩非所長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平作定　按幹太平御覽作翰

伊籍傳　山陽人

潘眉曰山陽郡名其邑未詳下云少依邑人劉表然則籍山陽高平人也

秦宓傳　秦宓字子勑

後漢書董扶傳作秦密

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今作令

但餘情區區

趙一清曰餘當作愚

注爲之碑銘
何焯曰宋本之作立
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按相如封禪書臨沒乃成何嘗與諸儒共定其禮乎蜀士多
誇往往失實如是
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
錢大昭曰隋書經籍志嚴遵有老子指歸十一卷陸德明作
十四卷嚴平卽嚴君平也
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
注魯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
何焯曰湯事未詳　趙一清曰定公能用孔子故稱之爲賢
者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作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
錢大昭曰嚴君平於黃帝書未見指歸之作疑因老而連及黃耳
宓以簿擊頰注簿手版也
春秋左氏傳疏引徐廣車服儀制云古者貴賤皆執笏今手版也然則笏與簿手版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版
參伐則益州分野
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

何焯曰養當爲豢

注 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盧明楷曰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董和傳 以爲牛鞞江原長

顧祖禹曰牛鞞廢縣今成都簡州治漢置屬犍爲郡州南有赤水亦謂之牛鞞水

注 偉度者

此注脫書名

劉巴傳 零陵烝陽人也

顧祖禹曰烝陽城在衡州府西百七十里吳改屬衡陽晉太元中省

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

李清植日本傳下文云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此葢零陵先賢傳傳訛之談

又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

陳浩曰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注乃由牂牁道去

殿本考證云元本道去作遁去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何焯曰昭烈初定蜀土人懷反側其加意於劉子初即高帝

封雍齒之意也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潘眉曰史例宜稱名此非是

注 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又 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

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洪遵泉志云劉直百錢建安十九年劉備鑄舊譜云徑七分

重四銖又直百五銖錢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直百

又有傳形五銖錢顧烜曰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時有勒爲

直百者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稱量如一三吳諸屬縣行之

注 與主簿殺茂諫備以他事殺茂

李清植曰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之稱尊號巴亦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葢勦敵國誘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傳 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謂字

謖下獄物故

潘眉曰劉炎傳書炎竟棄市向朗傳書裕遂棄市或云伏辜或云伏誅無書物故者蜀臣贊注馬謖敗績亮殺之王平傳丞相亮誅馬謖諸葛亮傳戮謖以謝衆謖之見殺明矣物故之稱似乖史例

陳震傳 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

錢大昕曰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

以爲汶山郡漢書作文山宣帝省並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是汶山立郡其來已久或漢末仍復并省至先主定蜀後復爲郡也

董允傳 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

何焯曰此疏已載諸葛本傳則休昭及向寵傳可勿重出

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

何焯曰既任宮省兼統宿衛諸葛公蓋用周官立政之言治內也

呂乂傳 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

錢大昭曰南鄉郡魏武分南陽西界置典曹疑典農之誤

雅淸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殿本考證云毛本格論作恪論

劉封傳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

趙一清曰羅侯地名水經潰水西過長沙羅縣西又注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羅侯城也又傳言繼統羅國封豈寇恂之後有封於羅者乎

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何焯曰副軍之名失之尊寵太過是以事當愼始

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

水經沔水注云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治房陵故縣

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

陳景雲曰斗當作升後主一字升之見魏志明帝紀注古升斗字易混觀漢書食貨志可見 潘眉曰此太子是漢中王

太子非皇太子魏立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載魏武本紀吳立登爲王太子載吳主傳蜀漢立王太子先主傳獨不書而於此傳見之

注美鬚長大則賢又於太史氏爲輔氏

殿本考證云宋本鬚作鬢太史下無氏字

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

眞鄉當作員鄉儀襲兄封員鄉侯見前洵口當卽旬口水經沔水注漢水東合旬水水北出旬山東南注漢謂之旬口

注初在西平上庸間

西平誤當作西城

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

何焯曰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庸弱封地處疑偪又嘗將兵一朝作難則禍生肘腋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而速斷之也後世如潞王從珂事可相參爲鑒

注 達子興爲議督軍是歲徙環扶風

何焯曰此則孟達家且不誅况黃公衡乎其不承信郭冲之言不虛也　環字誤當作還

彭羕傳 建跡之勳 又 倪失老語

殿本考證云元本之勳作立勳倪失作脫失　何焯曰如永年者自可不爲立傳也

廖立傳 立武陵臨沅人

一統志云臨沅故城在常德府武陵縣西

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

盧明楷曰楊戲輔臣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
辟爲西曹掾此作李郃未詳孰是
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
錢大昕曰演長當是攸之字
注且宜處五校
潘眉曰漢制以步兵校尉屯騎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射
聲校尉爲五校魏制與漢同羣臣奏永甯宮五校連名蜀亦
沿漢制步兵校尉見輔臣贊注屯騎校尉見孟光傳越騎校
尉見楊洪傳射聲校尉見向朗傳長水校尉見廖立傳時立
爲長水校尉故云且宜處五校其餘如司隸校尉儒林校尉
典學校尉昭信校尉司鹽校尉等不在五校之列也
於是廢立爲民

何焯曰方受付託主少國疑不得不廢立以懲不恪非度之未宏也

李嚴傳 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

華陽國志云犍爲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歲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道省橋梁三津吏民悅之嚴因更造起府寺觀壯麗爲一州勝宇云

越巂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

潘眉曰兩漢無新道縣蜀漢新置屬越巂郡　按洪亮吉補疆域志越巂郡漢置蜀漢領縣六會無邛都卑水定筰臺登蘇祁皆漢舊縣而無新道之名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

侯康曰陳到汝南人官征西將軍見華陽國志　按陳到字叔至見後楊戲輔臣贊

注

雖十命可受况於九耶

何焯曰孔明恭遜十命之語未必出諸其口

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

殿本考證云狐忠卽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引江表傳云李嚴少爲郡職吏用情深刻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　按陳震傳載諸葛公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

甲鄉里以爲不可近語亦本此

注 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又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美維

盧明楷曰此別一劉巴若劉子初已卒於章武二年且并未嘗爲征南將軍也　錢大昕曰征南當作征西

注 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殿本考證云元本亡作忘

劉焉傳 先主定益州以炎爲固陵太守

錢大昕曰固陵郎巴東也華陽國志初平元年劉璋分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爭巴名乃改固陵爲巴東是劉璋時已名巴東矣據此傳知先主定蜀復爲固陵故華陽志又云章武元年朐忍徐慮魚復蹇機以失巴名上

表自訟先王聽復爲巴東也

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何焯曰誦靈光賦者以宗姓隨從惟炎一人也此賦本出魯國文考此若自負爲已作又於侈靡中炫其風流耳

炎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持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炎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

潘眉曰卒字衍按漢書麤錯論四百一連連有假五百注五百帥名也後漢書禰衡傳令五百將出注五百猶今之問事也宦者曹節傳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注引韋昭辨釋名曰五百本爲伍伯伍當也伯導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字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宋百官志云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又禮志云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

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據諸說五百卽卒也傳言呼卒五百
既云卒又云五百於文爲複魏志荀彧傳顧伍伯捉頭出粱
習傳注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並不加卒字

魏延傳 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

殿本考證云遷疑當作還

注 橫門邸閣

潘眉曰邸閣貯糧之所也李傕謂我邸閣儲偫少王基分兵
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
四十日糧孫策渡江攻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吳主遣
全琮燒安城邸閣諸葛公運米洽斜谷邸閣

延大怒纔儀未發

殿本考證云纔字疑誤　何焯曰宋本纔作攙

所過燒絶閣道

水經沔水注云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魏延焚之自後案舊脩路者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

儀等令何平在前

錢大昕曰何平即王平也

楊儀傳

儀字威公襄陽人也

水經沔水注云蔡洲東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淥楊儀居上洄楊禺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　趙一清曰松陵集皮日休答陸龜蒙讀襄陽耆舊傳詩云偉哉洄上隱卓爾隆中耨卽指儀禺所居之地集韻洄烏猛切音嘗與洄字音畫異而義同

建安中爲荆州刺史傳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
趙一淸曰此是魏荆州治穰　錢大昕曰傅羣葢曹公所授
錢大昭曰襄陽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郡以北置
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
殿本考證云宋本爲作惟
霍峻傳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
殿本考證云宋本郡曲作部曲　潘眉曰部曲是也凡領兵
營有五部部有校尉及軍司馬部下有曲曲有軍候
乃分廣漢爲梓潼郡
洪亮吉曰梓潼郡漢建安二十二年蜀漢分廣漢置領縣五
梓潼涪漢壽白水昭歡　按四皆舊縣惟昭歡疑蜀所立
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

華陽國志云南郡閻宇爲都督南郡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參
毗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爲之立法施教
輕重允當夷晉安之

還統南郡事

趙一淸曰南郡字誤蜀稱益州爲南中非漢荆州之南郡或
是南郡中縣史省文

注改封西鄂縣侯

一統志云西鄂故城在南陽府南召縣南

又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又高陽呂雅

何焯曰元本下問字衍高陽作南陽

又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何焯曰此云云則前文羅憲之名皆獻之訛

何朗傳 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沈欽韓曰太平寰宇記漢巫縣故城在今巫山縣北隋加山字是隋志以前皆無山字此則後人妄加也
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
錢大昭曰巴西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置房陵郡晉志所無不知置於何時劉封傳建安二十三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所害　趙一清曰孟達殺太守蒯祺朗徙房陵當在此時但孟達以房陵降魏在章武元年如朗在郡何得有此失抑或召還非後主時於事有參錯矣　按元和郡縣志漢末以房陵縣爲房陵郡
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
何焯曰謖逃亡之事本傳無之此又不詳只一及耳

後從左將軍

何焯曰蹋爲左將軍時行丞相事見後主張皇后册文中而傳失之

注

鎭南將軍衛瓘

盧明楷曰漢志衛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爲鎭西將軍此作鎭南字誤

又

孫盛曰昔公孫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

李龍官曰此語已見於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爲重出

楊洪傳

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潘眉曰黃權亦曰若失益州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先主殺夏侯淵據漢中爲蜀重鎭建安二十四年拔魏延

為都督鎭漢中後主建興五年諸葛亮出屯漢中十二年亮卒吳壹假節督漢中十五年王平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蔣琬出屯漢中六年還住涪王平統漢中十一年費禕出屯漢中景耀元年姜維始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使將分守漢樂二城漢城在沔陽樂城在成固皆漢中郡屬縣也於舊法爲一變葢卽王平守漢中時諸將之一策也

君昔在栢下

殿本考證云宋本栢下作柏下　案栢下當作陌下卽前張裔傳之德陽陌下也

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明監本委意作委噫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

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

殿本考證云往郡疑作仕郡

又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爲汝山復得安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反叛辭下多日字時難下多復字爲下多之字

費詩傳　關聞黃忠爲後將軍關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無下關名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

陳浩曰太平御覽漢王作漢中王　何焯曰室當作升漢升黃忠字也殆以草書形近而誤耳　趙一清曰漢下當增中字先主時爲漢中王不應單稱漢王也

由是忤旨左遷部丞昌從事

何焯曰費詩左遷雍茂見殺固由不宏亦其膂氣

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

又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

明監本俟大定作須大定須速建作俟速建並誤今　殿本

已改正　李光地曰如字誤當改知

歸至漢陽縣

洪亮吉曰漢陽漢舊縣中興後省晉太康地志屬朱提疑蜀

漢復立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　又　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

趙一清曰未及當作未乃後主傳亮以建興三年二月南征

十二月還成都　殿本考證云華離冊府元龜作乖離

亮亦以達無欵誠之心故不救助也
趙一淸曰晉書宣帝紀蜀吳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又克達之後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水經沔水注木蘭塞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則蜀吳皆有救達之事此云不救何也
注孫盛蜀世譜曰詩子在
在一本作立
杜徵字國輔
傳按季漢輔臣贊作字輔國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
錢大昕曰伯仁君幹仲寶三人不見於本志惟華陽國志有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梓潼人君幹疑即出師表所稱丁立

也

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

殿本考證云元本勤作勸

周羣字仲直傳

按季漢輔臣贊作字仲宣

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拾遺記云周羣妙閑算術讖說游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忘其年月猶憶軒轅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歷術

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畧雖驗未得其門適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力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

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

雷銅先主傳作雷同

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

潘眉曰先主以建安十九年得益州至章武二年壬寅凡九年明年癸卯殂故云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非謂失益州也

故裕以此及之

何焯曰及字當作反

許慈傳 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

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郎在中士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傳 光 漢太尉孟郁之族

後漢書靈帝紀太常河南孟戫卽此人戫古郁字說文戫戫乎文今論語亦作郁

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潘眉曰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後主皇太后稱長樂宮此長樂少府其一卿也魏制在同名卿下羣臣奏永甯宮永甯衛尉太僕署名在衛尉太僕後蜀制在同名卿上與漢中興

制同故光光由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光解正愼宜不爲放談 又此儲君讀書甯當傚吾等竭力博識

以待訪問

殿本考證云宜疑作密 明監本儲君作諸君誤今 殿本

已改正

來敏傳 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

錢大昕曰此又一黃琬

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

潘眉曰同時爲倉雅之學者有魏博士張揖著埤倉廣雅來

敏學失傳

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 注 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

榮資與之耶

何焯曰請斂軍職而以董允領宿衛此楊洪勸留向朗之意故敏言奪我榮資也

尹默傳　乃遠遊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

漢書儒林傳云劉歆見古今左氏傳好之引傳文解經由是章句義理備焉鄭興傳云興從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傳詁言左氏者多祖於興子衆作春秋雜記條例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潘眉曰方字衍文陳元方無左氏學此陳元也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

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

後漢書百官志太子僕千石主車馬職如太僕此射字衍文也譙周傳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可證下李譔傳遷爲僕射射字亦衍文也

李譔傳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按前傳言司馬德操宋仲子此乃稱司馬徽宋忠一舉其字一舉其名亦史例之疎且不免重複之病

位歷三郡太守

侯康曰華陽國志作歷新城魏興上庸太守

譙周傳巴西西充國人也

沈欽韓曰晉志巴西郡有西充國南充國二縣按續志注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爲南充國縣言南則舊充國即西矣是

季漢本有西充國也太平寰宇記果州西充縣亦云取得漢

西充縣爲名而唐以來地志但敘武德四年析南充置西充了不及漢晉本有此縣矣

建興中命周爲勸學從事

顧炎武曰先主未稱尊號時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即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何焯曰延熙元年立子璿爲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縱矣故傳於建興十四年至湔看汶水旬日而還譏其不恤國事盤游無度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匡書以示譏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譏也

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 又 當秦罷候置守之後

殿本考證云宋本周人作周文當秦作及秦

若至南方外當拒敵至誠恐郤形之言復信於今

何焯曰此所料皆是奔南亦歸於亡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亦爲四百年之光乎郤形之言世祖以之破邯鄲豈從之以降王耶何周之昧於義而愚於術乎

泰始五年予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

錢大昕曰承祚撰蜀志不立敘傳惟於此傳一見爲郡中正事

昔孔子七十二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陸氏釋文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則與孔子世家異非也五代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

三時以與孔子同壽而此言七十二蓋誤以魯襄公二十三年生也

今吾年過七十

王應麟曰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年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龎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至冬卒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會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

李淸植曰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爲全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譙子法訓八卷梁有譙子五教志五卷　潘眉曰五經論卽五經然否論古史考書書字衍文玉海四十二引此文作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無書字想見宋板之善法訓古史考太平御覽諸書多引之五經然否劉昭注禮儀志注引之

除錫令

後漢書郡國志漢中郡錫師古曰所謂錫穴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　錢大昕曰桓溫以晉穆帝永和三年丁未歲平蜀上表薦秀秀年及八十而承祚修史大約在太康之世卽云在太康秀亦纔弱冠又無名位何用書其名乎當是裴注後來攙入正史也

李龍官曰上文既云周三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於
文義爲贅其爲裴注無疑

郤正傳 官不過六百石

潘眉曰漢制秘書監六百石蜀改監爲令時郤正爲秘書令
故云

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按承祚之書以辭多勸戒語能簡質稱於世若如此傳之全
載釋譏則似可以已矣

副吾徒之彼圖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彼圖作披圖

不粥譽以干澤

殿本考證云元本粥作徼

注解齊將軍之帳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解齊將軍之幬帳多幬字
注鼓鈎乎不測之淵
殿本考證云宋本鈎作釣
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又此其外又有沈沈之汜又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渝沈沈作汱沃乃止下有駕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按陸游籌筆驛詩一種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不知造書者爲郤正也
泰始中除安陽令

錢大昭曰泰始中以下至咸甯四年卒凡五十七字皆入晉

後事可不必載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四終